

F.R.JAMESON

第
5
卷

詹姆逊文集 COLLECTION

论现代主义文学

詹姆逊，这个在西方思想文化界独树一帜的著名知识分子，以大师的气度和细腻周到的理论风格，对这个变幻莫测的时代，作出了令西方和中国知识界皆感兴奋的诊断性寓言……

苏仲乐 陈广兴 王逢振 译

Fredric R. Jameson FREDRIC R. JAMESON
Fredric R. Jameson FREDRIC R. JAMESON
Fredric R. Jameson FREDRIC R. JAMESON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F.R.JAMESON ↗

詹姆逊文集 COLLECTION

第5卷

论现代主义文学

苏仲乐 陈广兴 王逢振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詹姆斯文集. 第5卷, 论现代主义文学
[美] 詹姆斯著; 苏仲乐, 陈广兴, 王逢振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ISBN 978-7-300-12550-3

- I. ①詹…
II. ①詹…②苏…③陈…④王…
III. ①詹姆斯, F. (1934~) -文集②现代主义-文学理论-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47949 号

詹姆斯文集 第5卷
论现代主义文学
苏仲乐 陈广兴 王逢振 译
Lun Xiandaizhuyi Wenxue

| | | | | | |
|------|------------------------------|------|--------------------|--|--|
| 出版发行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 | | |
| 社 址 | 北京中关村大街31号 | 邮政编码 | 100080 | | |
| 电 话 | 010-62511242 (总编室) | | 010-62511239 (出版部) | | |
| | 010-82501766 (邮购部) | | 010-62514148 (门市部) | | |
| 网 址 | http://www.crup.com.cn | | | | |
| |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 | | |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 | |
| 印 刷 |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规 格 | 150 mm×229 mm 16开本 | 版 次 | 2010年9月第1版 | | |
| 印 张 | 38.25 插页1 | 印 次 |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 | |
| 字 数 | 452 000 | 定 价 | 68.00 元 | |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前言：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和他的著作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 1934— ）是当前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和理论家。生于克里夫兰，先后就读于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曾留学法国和德国，获博士学位。完成学业后，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和耶鲁大学任教。1985年起任杜克大学讲座教授、文学系主任兼批评理论中心主任。2003年辞去系主任职务，但仍为杜克大学讲座教授、批评理论中心主任，并兼任该校人文学科学术委员会主任。詹姆逊为美国艺术科学院院士，2008年获挪威霍尔堡国际纪念奖（人们称作人文学科的诺贝尔奖）。

詹姆逊攻读博士期间主修法国文学，师承著名理论家埃里希·奥尔巴赫。由于曾先后到法国和德国留学，使他得以从原文阅读了大量法国的理论和德国的哲学著作，拓宽了他的视野和思路，为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和理论发展奠定了基础。他已经出版了大量著作，既分析文学文本也分析文化文本，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新马克思主义立场。他还发表了大量文章，批评反对理论的观点。他兼收并蓄，博采众家之长，汲取并运用其他理论话语，参与许多当代的争论，从小说到电影，从建筑到绘画，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从金融资本到全球政治，几乎都是他关注的范畴。

在他的第一部作品《萨特：一种风格的始源》（1961）里，詹姆逊分析了萨特的文学理论和创作。该著作原是在耶鲁大学的博士论文，由于他的导师埃里希·奥尔巴赫以及与列奥·斯皮

泽相关的文体学的影响，作品集中论述了萨特的风格、叙事结构、价值和世界观。这部著作虽然缺少他后来作品中那种典型的马克思主义范畴和政治理解，但由于 20 世纪 50 年代刻板的因循守旧的语境和陈腐的商业社会传统，詹姆逊的主题萨特和他复杂难懂的文学理论写作风格（那种以长句子著称的风格已经出现），却可以看做是他反对当时的守旧思潮，力图使自己成为一个批判型的知识分子。如果考察一下他当时的作品，联想当时的社会环境，人们不难看出他那时就已经在反对文学常规，反对居支配地位的文学批评模式。可以说，詹姆逊的所有作品构成了他对文学批评中的霸权形式和思想统治模式的干预。

20 世纪 60 年代，在新左派运动和反战运动的影响之下，他集中研究马克思主义，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和形式》（1970），介绍新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辩证传统。随着研究的深入，詹姆逊开始发展他自己的文学和文化理论，先后出版了《侵略的寓言：温德姆·路易斯，作为法西斯主义的现代主义者》（1979）、《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1981）和《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1991），同时出版了两卷本的论文集《理论的意识形态》（第一卷副标题为“理论的境遇”，第二卷为“历史的句法”，两卷均于 1988 年出版）。随着文化研究的发展，他还出版了《可见的签名》（1991）和《地缘政治美学》（1992），收集了他研究电影和视觉文化的文章。此后他出版了《时间的种子》（1994）和《文化转向》（1998）两部论述后现代主义的著作。这期间，他仍然继续研究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美学，出版了《后期马克思主义》（1990）、《布莱希特与方法》（2000）和《单一的现代性》（2003）。最近几年，他主要研究乌托邦和辩证法，出版了《未来考古学》（*Archaeologies of the Future*, 2005）和《辩证法的效用》（*Valences of the*

Dialectic, 2009)。

在詹姆逊的作品里，除了《萨特》一书之外，他一直坚持两分法或辩证法的解释方法。应该说，他的著作具有明显的连续性。人们不难发现，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后期，随便他的哪一篇文章或哪一本书，在风格、政治和关注的问题方面，都存在着某种明显的相似性。虽然后来詹姆逊把聚焦从强调文本的多维度，如它的意识形态、精神分析、形式、神话一象征的层面，转向强调如何把文本纳入历史序列，以及历史如何进入文本并促使文本的构成。但这种重点的转变同样也表明詹姆逊著作的连续性，因为从6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他一直优先考虑文本的历史维度和政治解读，从而使他的批评实践进入历史的竞技场，把批评话语从学院的象牙塔和语言的牢房里解放出来。

应该说，詹姆逊的作品具有一种开放的总体性，是一种相对统一的理论构架，其中不同的文本构成他的整体的组成部分。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从精神分析到后现代主义，许多不同的观点都被他挪用到自己的理论当中，通过消化融合，形成他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确实，马克思主义一直是詹姆逊著作的主线，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他利用对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双重阐释，对文化文本中意识形态的构成因素进行分析和批判，并指出它们的乌托邦内涵，这使他不仅对现行社会进行批评，而且展现对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看法。

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和美国出现，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和形式》可以说正是对这一思想的介绍和阐释。但在这部著作中，詹姆逊还提供了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观点，如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布洛赫、卢卡奇和萨特等，并从对他们的分析中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他偏爱卢卡奇的文学理论，但坚持自己独特的黑格尔

式的马克思主义。

詹姆逊一直不赞同卢卡奇对现代主义的批判。不过，他挪用了卢卡奇的一些关键的概念范畴，例如物化，并以此来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命运。在詹姆逊的著作里，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标志包括把文化文本置于历史语境，广义的历史断代，以及对黑格尔的范畴的运用。他的辩证批评主要是综合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它们融合成一种更全面的理论，例如在《语言的牢笼》里，他的理论融合了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以及俄国形式主义。在《政治无意识》里，他广泛汲取其他理论，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拉康的心理学，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萨特的存在主义，等等，把它们用于具体的解读，在解读中把文本与其历史和文化语境相联系，分析文本的“政治无意识”，描述文本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时刻。

对詹姆逊来说，辩证的批评还包含这样的内容：在进行具体分析的同时，以反思或内省的方式分析范畴和方法。范畴连接历史内容，因此应该根据它产生的历史环境来解读。在进行特定的、具体的研究时，辩证批评应该考虑对范畴和过程的反思；应该考虑相关的历史观照，使研究的客体在其历史环境中语境化；应该考虑乌托邦的想象，把当前的现实与可能的选择替代相对照，从而在文学、哲学和其他文化文本中发现乌托邦的希望；还应该考虑总体化的综合，提供一种系统的文化研究的框架和一种历史的理论，使辩证批评可以运作。所有这些方面都贯穿着詹姆逊的作品，而总体化的因素随着他的批评理论的发展更加突出。

70年代，詹姆逊发表了一系列的理论探索文章和许多文化研究的作品。这一时期，人们会发现他的研究兴趣非常广泛，而且因其理论功底具有相当的洞察力。他的研究范围包括科幻小

说、电影、绘画、魔幻叙事和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文学，也包括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帝国主义、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教学方法，以及如何使左派充满活力。这些文章有许多收到《理论的意识形态》里，因此这部著作可以说是他在《政治无意识》里所形成的理论的实践。这些文章，以及《后现代主义》里的文章，可以联系起来阅读，它们是他的多层次理论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表明了文学形式的历史、主体性的方式和资本主义不同阶段的相互联系。

应该说《政治无意识》是詹姆逊的最重要的作品，在这部作品里，他的理论综合表现得最为系统。《政治无意识》包含着他对文学方法的阐述，对文学形式历史的系统创见，以及对主体性的形式和方式的隐在历史的描述，跨越了整个文化和经验领域。詹姆逊大胆地建构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他认为这是广阔的、最富包容性的理论框架，可以使他把各种不同的方法融入到他自己的方法之中。他在从总体上考察了文学形式的发展历史之后，通过对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双重阐释”（坚持乌托邦的同时对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的论述，确立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方法。受卢卡奇启发，詹姆逊利用历史叙事说明文化文本何以包含着一种“政治无意识”，或被埋藏的叙事和社会经验，以及如何以复杂的文学阐释来说明它们。在《政治无意识》里，詹姆逊还谈到资本主义初期资产阶级主体的构成，以及在当前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主体的分裂。这种主体分裂的关键阶段，在他对吉辛、康拉德和温德姆·路易斯的作品的分析中得到了充分表现，并在他对后现代主义的描述里得到了进一步深化。

根据新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论的模式，詹姆逊把后现代文化置于社会阶段论的理论框架之内，指出后现代主义是资本主义新阶段的组成部分。他认为，后现代主义的每一种理论

都隐含着一种历史的断代，以及“一种隐蔽或公开的对当前多国资本主义的立场”。依照厄尼斯特·曼德尔在其著作《晚期资本主义》中的断代方式，詹姆逊提出，“资本主义有三个基本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标志着对前一个阶段的辩证的发展。它们分别是市场资本主义阶段，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或帝国主义阶段，以及当前这个时代的资本主义，通常人们错误地称作后工业资本主义，但最好称作多国资本的资本主义。”他认为这三个阶段分别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文化形式相对应。

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可见的签名》和《文化转向》里，詹姆逊进一步发展了他的主张，从而使他成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他一方面保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时对极不相同的文化文本所包含的政治、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思想进行分析。他的著作把文学分析扩展到通俗文化、建筑、理论和其他文本，因此可以看做是从经典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这一运动的组成部分。

正是由于詹姆逊的巨大成就，2008年9月16日挪威路德维希·霍尔堡纪念基金会（The Ludvig Holberg Memorial Fund）宣布，将2008年度霍尔堡国际纪念奖（Holberg International Memorial Prize）授予美国著名批评家和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教授（奖金为562 500欧元，约900 000美元）。霍尔堡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对他作了很高的评价：

在詹姆逊自己所说的“社会形式诗学”的研究中，他对理解社会形成和文化形式之间的关系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著作通过特定的文化客体把深刻的理论和哲学思想结合在一起。

虽然詹姆逊总是以文学研究为基础，但他对文化研

究、阐释学、建筑和后殖民理论以及美学、影视理论和历史提供了意义深远的洞察。他的研究探讨了非常广泛的、不同地区的多种文化客体。他的著作论述了从中世纪到现在的经典的欧洲文学传统，西方美学理论传统，欧洲、北美和亚洲的电影，科幻小说和乌托邦，瑞典的犯罪小说，雷姆·库哈斯的建筑，李斯特的交响乐，以及现代中国诗歌。

詹姆逊的著名格言是“永远要历史化！”，他在重新阐述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传统时，总是把文化制品置于特定的社会和历史形成的语境中来理解。他拒绝把每一部作品只是看做其社会语境的表达，而是找出作家或其他艺术家企图“回避历史”的范围。詹姆逊作品的特点是他对大量不同观点的开放性——包括那些远离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观点——以及他对其他观点兼收并蓄、综合利用的能力。《马克思主义和形式》和《语言的牢笼》是对形式主义和“语言学转向”的开拓性的研究，既有赞扬又有批判。詹姆逊对他的阐释理论的最充分的阐述是他的《政治无意识》，其中对巴尔扎克、吉辛和康拉德等作家作了令人难忘的解读。

詹姆逊对文化分析最持久的贡献是他对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的论述。他的划时代的著作《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确立了后现代性的概念：它是一个独特的时期，具有自己特定的社会和文化形式。他对后现代性的论述得益于他对现代主义和现代性的不断探索，这种探索始于《侵略的寓言：温德姆·路易斯，作为法西斯主义的现代主义者》，以《单一的现代性》和《现代主义文选》（*The Modernist Papers*，

2007) 达到顶点。

詹姆逊的著作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不仅在欧洲和北美，而且在亚洲乃至整个世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应该说，该学术委员会的评语比较全面而简明地概括了詹姆逊的成就和贡献。他的获奖是当之无愧的！

詹姆逊获奖之后，在美国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尤其左派知识分子，更是欢欣鼓舞。自从冷战结束以来，他一直受到保守派的抨击，因为自由主义保守派认为资本主义是历史的最高阶段，甚至提出了“历史的终结”的结论，而詹姆逊一直对资本主义从文化和意识形态上进行批判。因此这次获奖被认为具有学术之外的特殊意义。在学术意义上，有人说这是对跨学科研究成果的承认，是理论的一次胜利；在现实意义上，有人把詹姆逊的著作与当前华尔街的金融危机相联系，说他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批判具有远见。尽管这些说法都带有感情色彩，但我相信，随着詹姆逊的获奖，人们会对詹姆逊进行更多的研究，并结合研究对资本主义进行更深刻的认识和批判。

詹姆逊今年很快就 75 岁了，但他仍然孜孜不倦，从理论上对资本主义及其文化和意识形态进行探索。在全球化的形势下，他关注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关注全球化与政治、科技、文化和社会的关系，揭露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并力图从理论上阐述这些矛盾。在他看来，资本的全球化和高科技的发展可能会导致新的社会和文化革命，出现新的政治和文化形态，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并不会过时，而是应该在新的条件下进行新的解释和运用。他仍然坚持乌托邦的想象，认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可能会出现新的世界范围的“工人运动”，产生新的文化意识，而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要从理论上对这些新的情况进行描述和解释，提出相

应的策略，否则谈论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就像空中楼阁，既不实用也没有基础。

不过，必须承认詹姆逊的著作确实难懂。他喜欢用长的复合句，从句套从句，常常使人觉得眼花缭乱。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他刻意追求复杂的“理论节奏感”，追求德国式的逻辑严密性。也有人说这种风格是他的理论建构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因为他认为世界是一个复合的整体。还有人说这种风格虽然带来困难和困惑，但同时也带来快感和高雅感。研读詹姆逊的另一个困难是，他是个自成体系的思想家，因此，甚至局部和具体的分析，也总是处于一种大的理论框架之中。具体分析虽然采用辩证的方式，但总是关联到一种复杂而具体的文化和社会理论。那种理论提供潜在的设想和参照，而不是明显地呈现出来。所有这些像是一个悖论：读詹姆逊总是读整个作品而不是单独一个文本。这也许是所有自成体系的思想的一个特征：开始阅读时非常困难，因为必须找出基本的前提；但一旦理解了这些前提，其论点便会说明越来越多的问题。

人们常说，严格讲翻译是不可做的。就是说，在翻译过程中，必然会失去原来的某些东西，甚至会有“误解”——“误读”现象。哈罗德·布鲁姆认为，阅读总是“误读”，但有“肯定的误读”和“否定的误读”。我们主张“肯定的误读”：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在理解和联想的基础上，说明（翻译）原作的意义。这样说，我并不是为不够忠实的翻译开脱，而是希望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充分利用自己的知识构成，驰骋自己的想象，前后左右进行联想，以便从这些文章中获取更多的启示。至于翻译中的错误和不当之处，毫无疑问，我们恳切期望广大读者和方家批评指正。

本书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

持，责任编辑更是付出了巨大努力，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对译者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真挚的谢意。

王逢振

2009年岁末于绵阳临园

序 言

2006年10月，我应邀到杜克大学参加国际会议，借此机会，能再次与老友詹姆逊相聚，自然是一大幸事。我到杜克大学那天，原想请在那里读博士的蒋洪生来接我，但詹姆逊告诉我，他要来机场接我。我当然高兴，却也有些出乎意料，毕竟他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见了面，他才告诉我，因为他妻子苏珊次日要去外地开会，想在那天见到我——他妻子也是杜克大学的教授，尽管不像詹姆逊和我来往多，但我们也是二十多年的朋友了。

那天天气很好，我下午四点左右到达，詹姆逊直接从机场把我接到他家里。他的家我去过几次，还是老样子，只是比以前显得更旧了些，但与乡间的环境却也更加协调。房子后面的棚子里仍然养着十来只鸡（以前多的时候有几十只，鸡蛋吃不完便送给同事或学生），但羊圈里只剩下堆在一起的干草——他妻子告诉我已经把羊送到纽黑文的家里去了。五年前詹姆逊戒了烟，但仍然喝酒。所以一到他家，他便拿出一些干果和葡萄酒，我们边喝边聊。由于我在纽约休息过几天，从纽约到杜拉姆只飞一个小时，一点不觉得累，而他因为和我两年多未见，也显得非常兴奋。我们谈彼此的工作和生活，也谈到他的几个孩子（我都见过）。后来当我们谈他的作品时，他告诉我他把以前有关现代主义的文章收在了一起，准备出版，正在看清样。我问他是否全是发表过的，他说大部分是，也有几篇新的，以前发表过的也都做了校订，有些还做了不少修改。说着他便把目录拿给我看——也就是我们现在这本《论现代主义文学》的目录。

目录的标题使我大感兴趣，可以说全都是关于现代主义作家和作品的。虽然在他以前的著作中也多有论及文学作品的章节，但这么集中论述一个时期的文学作品的论著却从未见到。随后我又翻阅了他的清样，当即觉得这是一本独具特色的著作，并产生了翻译它的念头。我问他是否可以授权给我翻译，他欣然表示同意，并说“翻译权是你的”。由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曾出过他的四卷本文集，所以2007年英文版刚一出版，我就和该出版社联系，希望将此书作为他的第五卷文集；出版社慨然答应出版，但要求书面授权。鉴于詹姆逊曾答应授权，我以为不会有什么问题，便请求他寄我书面授权。出人意料的是，他说这次国外的出版社不同意授权，理由是中国某家出版社已经主动提出购买版权。因为我觉得该书确有价值，而且已与人大出版社谈好，只好请他协助解决。最终，经过他的努力，总算以原报价的一半购得翻译版权。在此我对詹姆逊的帮助和人大出版社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论现代主义文学》英文原名是《现代主义文选》(*The Modernist Papers*)，由于所有文章都论述现代主义文学，所以征得他的同意，中译本改为《论现代主义文学》。这本书自始至终贯穿着詹姆逊的基本思想：辩证法和历史观。可以说这是一本理论著作，也可以说是一本文学批评，因为它以分析具体文学作品为基础，体现了詹姆逊关于内容和形式、文化和政治尤其是现代社会和现代性的理论见解。在这本书里，詹姆逊集中讨论了波德莱尔、兰波、马拉美、华莱士·史蒂文斯、乔伊斯、普鲁斯特和托马斯·曼等现代主义经典作家，探讨他们的作品在现代社会境遇里的意义和特点。同时他还探讨了美国文学的独特性，通过对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和美国史诗的分析以及对格特鲁德·斯泰因的语言理论的考察，对形式和内容以及诗学进行了深入的

理论阐述。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詹姆逊认为现代主义思潮并非只是出现在西方，因此他除了探讨英国、法国、德国、爱尔兰和北美的作家之外，还特别分析了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和夏目漱石等人的作品，把他们置于整个现代主义运动之中。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詹姆逊一如既往地关注社会政治，几乎在每一篇文章中，他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政治和社会，尤其在最后一篇文章里，他通过分析彼得·魏斯的三卷本历史小说《抵抗的美学》，集中讨论了晚期现代主义对 20 世纪政治表现的复杂性，体现了詹姆逊强烈的历史感和对历史建构的关注。在某种意义上，全书可以说是对他的《单一的现代性》的深度阐释，也可以作为在当前语境中对与传统决裂的现代主义运动的再思考。

总之，《论现代主义文学》是一部内容非常丰富的力作，它对我们以前关于现代主义文学的理解提出了挑战，因此有人预言它将成为研究现代主义的经典之作。然而，正如阅读詹姆逊的其他作品一样，我们必须拥有相关的背景知识才能理解其中的内涵。如果我们不了解现代主义思潮的社会根源，如果我们没有读过他分析的文学作品，那么我们很可能读起来如在云里雾里，觉得晦涩难懂。换句话说，读这部作品是一个综合工程，如果结合相关的文学作品深入研读，不仅可以体验其中的奥妙，而且可以使我们获得对现代主义比较全面的认识。打个比方，这是一座富矿，如果你拥有工具并深入挖掘，将得到巨大收获。

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尤其是李艳辉和她的同事，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合作，本书恐怕难以顺利出版。

本书导言和第一部分由王逢振翻译，第二和第三部分由陈广兴翻译，第四至第七部分由苏仲乐翻译，王逢振负责全书统稿。由于本书涉及面广，难度大，且经常有法文和德文出现，因此翻

译中难免有错误和不当之处，真诚希望广大读者和方家提出批评和建议。

王逢振

2009年岁末于西南科技大学